



玉琢 唐嘉陵

诗抒胸臆

春日

张萌

沿着铅灰色的窗口望去  
教堂静穆,灌满了沉默的风暴

在小镇尽头  
我沉迷于雨水的心跳  
基于沉迷迷迭而来的钟声——  
这安详而美好的乡间弥撒

屋檐滴答着一个刚醒来的春天  
虚拟的事物终将开成枝头的花朵

光秃秃的无花果树立于庭院  
像侧身而立的侍者  
怀念盛夏——

斑驳的光影与硕大的枝叶  
雨幕中闪现的梦境

没有风,雨还在落  
窗前的腊梅酒黄了心事

一痕浅草蘸着湿润的意象  
找到一首诗的最佳入口

世相百态

滋味

贺耀定文

一窝蜂地,近十几年上海滩过年特别流行到饭店宴请,从年夜饭扩展到整个春节。有点档次的饭店早在好几个月前就预订一空,爆棚满堂红。

春节期间从大年夜起,俨然走马灯般围绕饭店连轴转,仿佛不是在走亲戚会朋友,恰如走饭店会厨师。华灯初上,亲朋好友适时赴约,宾客满座,互道祝福互相问候,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侍应生笑容可掬斟酒端菜,有的还有俊男靓女歌舞助兴,宴席吃罢酒酣耳热,主人结账买单,大家立席告别,“再会,再会。”轻松潇洒。

上海滩走亲眷又叫走人家。走人家,顾名思义是要到人家的家里去拜访的。以前上门走亲戚自由度比较大,一般都早点到,晚些走。入席前、酒席中、撤席后,男客们谈谈笑笑,女客们下厨帮炊,小孩子打打闹闹。翁婿、婆媳、姑嫂、妯娌、兄弟、连襟、父子、母女、叔侄、舅甥等天南海北海阔天空随

心所欲侃大山,时事形势、身体健康、子女教育、物价波动、炒股彩票、工资奖金,哪怕是再鸡毛蒜皮的。在饭店,大堂嘈杂乱哄哄,包房单调呆板,缺少家庭中独有的温馨氛围,话引子大都是烹饪的优劣,服务的好坏,待话刚刚展开,筵席差不多要结束了,有的饭店还限时,要翻台子给下家用。在家庭里都是至爱亲朋,即使饮酒过量些也不怕失态,就是一醉方休又何妨。在饭店大庭广众就要有所顾忌注意点颜面。有的人讲简单痛快,宴请好多桌,各方亲戚朋友一并出席,如同办结婚酒,主人既要照应你又要接待他,还意恐顾此失彼,把盏敬酒,例行公事般讲几句客套话,大家聊聊的机会很少,纯粹是赏个脸凑个热闹。

年年岁岁月相似,岁岁年年事不同。但在春节,“吃”始终唱主角。不同环境不同人,个中滋味各自品味。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杨浦人文

另一种叙事记忆:工人子弟(之四)

管新生文

2

小学生涯可谓人生的第一课。其中最难忘的,是每天老清老早天还没亮时,去小菜场里排队买菜。

那时候因为物资匮乏供应紧张,不少人家常常在小菜场里通宵排队,排队的奇特形式也只有那个时代的人才想得出来——售货摊前,前一天晚上,便一溜排地放满了砖头、破篮子、小凳子,全不见排队的人,偶尔有一个人影匆匆赶来,瞥一眼地上的这些物什,伸出手指数了数他那破篮子前面的“人数”,没看到插队加塞的人,便又放心地离去了。原来,这些砖头篮子凳子,全都是排队的“人头”!第二天早上三四点钟开始,整个菜场便一点点热闹起来,至五六点钟,已是人头济济,达沸腾地步,晚来的人都在拼命寻找自己前一夜“排队”的家什,一旦发现被早来的人排挤到不知什么角落去了,便大声嚷嚷开了,一定要挤进队伍里去。当然,除非有人证明他是排队的,否则谁也不肯让这个赤佬“插队”!依稀记得,那时常常是左右隔壁的人家一起去排队的,即使受到了误会产生了矛盾,全部是一帮子邻居齐上阵,手舞之足蹈之,喉咙兵乓响,谁怕谁!

最初,我是随着父亲去的,后来便成了单干户头。其实,你去得再早,排队再前面,小菜场副食品的品种数量杯水车薪,只得干瞪眼。在这今挥之不去的印象中,我的菜篮子里买到最多的小菜是又粗又厚的卷心菜菜叶和酸味扑鼻的豆腐渣。

更惨的还有,好不容易轮上你排到了,满眼望去是一片灰不溜秋的水泥地,连一根菜叶一片菜皮都没,那真是兴冲冲拎着空篮子去,灰溜溜提着空篮子回,印证那句永垂不朽的歇后语:竹篮打水——一场空。

永远记得孩提时代的那一家国营菜场,杨家浜的“双阳路小菜场”。每天早晨抢滩小菜场的后果便是,上课隔三差五地迟到了,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班主任的批评。当然,我并不是班上绝无仅有的那一个。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暑假里,

我常常暗中观察着母亲烧菜。记得有一天父母下班回来,突然看到桌子上我烧的红烧落苏、炒鸡毛菜、蕃茄汤这几种简单小菜,大大地喜出望外,夸赞说:儿子懂得心疼父母了。后来,我还学会了和面粉、擀面、做面条、擀饺子皮、包饺子,让一家人都享受我这小小少年的手艺。

有时,放学以后,我常常去石家浜的小河边挑野菜,挖马兰头、掘荠菜等,一直挑到日落西山时分,但见得满满的一竹篮了,这才兴高采烈地回家。

母亲常常把野菜做成包子馅的馅,包子蒸熟了,一闻,三分香;一咬,七分鲜;两个字:好吃。母亲的手很巧,当馅用完了之后,便把剩下的面粉捏捏弄弄,两边各安上一颗赤豆便成了小兔子,头上捏两个角的便是小牛儿,还有龙蛇还有虎豹还有骏马。

这些,都定格成了今生今世记忆深处的永恒画面。

穷人家亦有穷欢乐穷开心。每到父亲“关饷”(发工资)的日子,他总会去买上一些凭票供应的猪肉让全家开荤一次,后来才知道他买的尽是五花肉,放上一大锅的青菜,一锅烧,那香喷喷的味道从锅盖下一个劲儿往外冒,直令人馋涎欲滴!一端上桌,母亲便开始了每个人几块红烧肉的有限分配。这是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刻。

犹记得,在那个美丽的时辰,连奶奶也会咧开缺少门牙的嘴笑了。奶奶是在我念初二那年一年走的,给我留下最深的一个印象是:每当我生病发高热时,她便会在一个碗里放上水,放在门槛中线上,尔后举起一根竹筷,蘸水四洒:魂归来兮大孙子呵……我的病情就在奶奶的喃喃祝祷中渐渐转向向好。

每到过年时候,父亲总会一大早匆匆出门,那是他赶去八垸头买春卷皮——当年的春卷皮可是个稀罕物儿,唯有春节那几天才有供应。或者,他便是去三角地小菜场买菜——据说那儿供应的花色品种齐全,虽然一样凭票供应。其实,父亲骨子里是个很讲究生活品质的人,只是限于条件罢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家庭,哪来这么多的讲究?说到底,不过是穷讲究而已。

时令小语

一抹春绿任娉婷

何国威文

喜欢春天,不与人语。  
看美国画家约翰·亨利·特瓦克特曼的绘画《春》,一条河流,一个人,一条船,静静地呆坐小船上。我喜欢他这样欣赏春日风景的方式。

读艾米莉·狄金森的作品《亲爱的三月,请进》。听着,听着,总会被诗中的文字所俘获。“亲爱的三月,请进/我是多么的高兴/一直期待你光临/请摘下你的帽子/你一定是走来的/瞧你上气不接下气/亲爱的,别来无恙,等等,等等……”

还记得背诵过一篇文,朱自清的《春》,写得诗意,写得神采,文中写道:“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三月,是百花盛开的时节,一朵一朵,衬托出春光的妖娆与曼妙。

柔着,读着。我开始迷恋这单纯而柔美的春日之境。

步入古猗园,古色古香,小桥流水,石冷花幽,朴素简洁。牡丹、桃花、玉兰、杜鹃含苞待放,红梅、绿梅、白梅、宫粉、玉蝶、垂枝梅、杏梅、美人

梅等渐入佳境。

我坐在湖边的小石头上,看着三月的花,黄的,红的,白的,淡淡的香气,直入心间。想起年少时,总与朋友一起穿行在春光明媚的山上,看着阳光直射在落英缤纷的花朵上。

汪峰《春天里》中这样唱到:“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就这样,随着汪峰,在春日里寻找逝去的美好与快乐。

看电影《匆匆那年》,乔燃写给方茴的情书:“每年都只有一个春天,我不知道我们会在多少个春天擦肩而过。有人告诉我,五片花瓣的丁香能够给人幸福,于是我找了很多朵五片花瓣丁香,多得我都觉得这个传说不可信了,却始终不敢送给他一朵。”

这是对青春的怀念与感伤。春日都是美的,一朵一瓣,都沾满了尘世的烟火气,我喜欢这样的春天,有温暖,有希望,也有柔美的伤感。

公园里,百花齐放。我看到了悄然绽放的花朵。

一抹春绿,任娉婷。在这三月的早春,任春风吹绿江南岸。

旅游日记

西贝柳斯钢管群

赵韩德文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是座朴素的城市。因其朴素,所以到处林木参天,绿草如茵。芬兰和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一样,崇尚质朴和古旧,喜欢使用石头和原木。赫尔辛基市中心仍是石铺的旧路,路面的石头大大小小,却都滋润,似有“包浆”。有的酒店故意砖墙粗糙,弄得像个砖窑。

我们的旅舍附近满是草地和树林,下午没有旅游项目,几个人就漫步走走。走过几个草坪足球场(上海少见),走过青草芊芊起伏伏的土坡,看到几幢深红色古老的大楼。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所大学,没有围墙,没有大门,没有门卫,据说北欧的大学都是这样,开放式。找一片树木青翠绿草丰茂的空阔地,舒畅地躺下。

到外国,到远远的北欧来躺草地,未免奢侈,心想还是应该多看看,于是起身溜达。

突然看到了瀑布似的闪闪不锈钢钢管群,冰峰似的晶莹剔透。它们高低错落,有疏有密,疏处逸宕,密处沉郁,好像一股强大的地下清泉喷涌到半空被突然冻住。状如变形、升华、集萃的巨大管风琴,在“似与不似”之间。我判断这是一件艺术品,且品位不凡。世界上一切“伟大”,都自有它的气场,无论是人物、建筑还是艺术……怀着敬意,围着它慢慢绕圈子,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欣赏、打量。不锈钢钢管群前有一张说明,我不懂上面的外文,又舍不得离开。

终于导游来了,告诉说,这就是著名的西贝柳斯纪念碑。

导游说值得拍照留念。导游边拍边讲,我渐渐知道了——

西贝柳斯(1865—1957),芬兰作曲家,一生为芬兰音乐的发展和音乐的民族性努力奋斗,作品凝聚着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和浓厚的民族特色,奠定了他作为世界作曲家的地位。

1899年是芬兰人民与沙皇俄国激烈斗争的一年,西贝柳斯在这一年完成了交响乐《芬兰颂》。这部世界著名的音乐作品,将芬兰的民族苦难、战斗意志和必胜信念熔于一炉,被认为是芬兰民族精神的象征,是芬兰的第二国歌。

1957年西贝柳斯去世。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政府公开征集纪念碑方案。芬兰女雕塑家艾拉·希拉图南的“钢管方案”入选。钢管纪念碑的一个缩小的模型,被郑重地安放于联合国。我佩服芬兰政府的眼光和审美。正由于他们60年前的睿智采纳,才给世界留下了经典。这座由600多根不锈钢管组成的纪念碑,成为伟大的民族音乐家不朽的象征。海风吹过,钢管群发出低沉的风鸣,仿佛在演奏着永恒乐章。“鬼斧神工”不能形容,这种天才的创意和在抽象形式中对主题的贴切表现,使我对芬兰、对赫尔辛基,对它的艺术家,萌生出无可言喻的尊敬!

2015年5月中旬,芬兰拉蒂交响乐团将在上海大剧院演奏西贝柳斯全套(七部)交响曲,恰值他诞辰150周年。